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六九・子部・雜家類

西園聞見錄一百七卷（卷三十一至卷八十）〔明〕張萱撰

3416/08

西園聞見錄二

〔明〕張萱撰

據上海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九年
哈佛燕京學社印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七八毫米寬二二八毫米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一目錄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吏部二

異途

前言

馬文升

于慎行二則

趙南星

起廢

前言

馮琦

往行

任子

前言

何孟春

往行

考察

前言

陳建

馮琦三則

鄭元標二則

周宗建

往行

古朴

涂觀

馬文升

楊旦

趙汝璣

陳建

嚴訥

馮三元

申時行

張潮

李夢陽

毛愷

蕭淳

瞿景淳

丘樞

王瓊

李裕

戴珊

朱希周

周用

余胤緒

鄭曉

卷之三十一

目錄

一

恩典

前言

許謙

往行

黜斥

前言

馬文升

姜士昌

往行

楊豫孫

推薦

前言

桂彥良

葉盛

何孟春二則

王陽明

梁儉庵

于慎行三則

鄭元標

王鴻儒

往行

孫炎

楊士奇

于謙

李賢

王恕

林春

延納

前言

陸光祖

馬鳴世

余懋學二則

張潮

何塘

陳以勤

皇甫汈

霍輅

馮琦

李賢

黃仲昭

宋訥

楊溥二則

年富

雍泰

劉天和二則

馬森

林見素

李秉

卷之三十一

目錄

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何孟春 二則

于慎行 二則

陳以勤

往行

姚善

吳寬

徐階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十一

目錄

三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一

外編

嶺南 張 蒼子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眉膏甫訂梓

吏部二

異途

前言

馬文升曰皇上法古爲治凡庶官用人惟有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并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爲有數其歲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生員納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即爲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者所以年未衰老志亦精明一旦任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污迨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監讀書奈各學生員貧賤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年或方三十以下者亦作四十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十一

異途

起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缺戰器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乏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會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與彼不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保出身強者老耄壯者衰弱家道貧難不免負債於人受官到任債主相逼因此貧人財物豈能行事展布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准生員納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免錫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爲禁止合無通行在京各衙門并在外巡按等官今後着落各該有司多方預備賑濟食糧凡遇兵荒如果錢糧不敷宜從另行設法措置天下之廣夫豈乏財再不許奏開生員上納銀兩許其入監有壞選法以誤國事如有故違許科道指實劾奏坐以重罪庶選法疏通而人才不致於壅滯任使得人而小民得蒙

其實惠矣

陳建曰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廣富民嚴震直授布政司參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擢戶部員外郎玠受官辭祿上器重之他如丘顯揚行之屬皆大戶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之訓亦聖主明王用人之一道立賢之無方者也

申文定公曰古之郡國守相得察舉從事賢者往往由任職高第推轂至大官以故中材之士卒願籍名迹砥礪廉操以樹聲譽致顯庸今之從事皆局于令格即稍遷擢皆有限制故中材以下不復願籍砥礪荷計月日視筐篋而已人性之不甚相遠也何古之從事多賢而今則鮮乏也余甚病之矣

于慎行曰漢時三公掾屬皆有權任西京以丞相吏刺察郡國東京以三府掾爲清詔使出刺郡國得舉奏御史二千石以下范滂亦嘗爲清詔使按察冀州守令望風解印綬去又嘗詔三府掾屬舉諸言奏郡國治狀其重如此其時或參以士人或雜以掾吏他日公卿之選多出其

卷之二十一

中後世以科目取士此法不行亦缺典也

又曰漢法疾吏之貪以爲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費十算以上乃得爲吏十算者十萬也國初以富戶選官意蓋本此其實廉汚之性在人所賦貴游巨室或以墨敗至一介之士出于繩樞窮巷之中而不染秋毫者亦不爲少此法蓋科目未興士進太濫以此約之耳非所以施於太平之世也

嘉靖四十四年大學士嚴訥言國初馮堅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興宗以直廳而歷布政使請略仿此意于雜流冗職中超擢一二以裨盛治萬曆四十八年御史馮三元疏曰自東事議餉搜括加派不得已而開事例夫開之京官止濫名器猶可言也若外郡佐貳首領則責在親民亦與斯例倣起家非艱難所資非積累朝輪于官夕償于民輸者什伯取償者千萬處心積慮惟賄是求夫朝廷不自取而假手于貴官此與自取何異堂堂天朝惟正之供何憂不足而乃取之公廩階爲民害臣不願聖朝有此衰世之陋習也伏乞皇上以徵稅之心擴一視之仁一

切事例悉爲停止庶民生不至窮促海內猶可爲也

天啓三年吏部尚書趙南星請革乞恩乞選日時聽選諸人紛紛控訴皆言本以需次入京謂當即選而守候益久上首之人益多衣食乏絕恐一官終不可得而爲異鄉之鬼悲淚嗚咽不忍見聞其人大抵皆吏員也流品猥雜巧猾多有臣等愚暗既不能燭隱微之弊乃併其公然壞法顯然亂政者而不敢問則負皇上之任使太甚矣我國家科貢外置吏員一途按吏部職掌納銀充吏必考其文義行移書札三事俱可取者爲一等二事可取者爲二等且一考不已又再考兩考不已又京考御史考不已又部堂考其間考不中者又有降參斥退即中者入參先撥辦事日積月累必俟三考役滿然後題給冠帶蓋冠帶若斯之難也至冠帶後又官辦半年回家又省察十五年或二十年到京又守部半年或一年過期者又有壓選復考時又分別考中不中者日積月累必俟各項俱滿然後取次除選蓋除選若斯之難也豈非其人衆而弊多故隘其途而扼其進以防濫觴哉迨事例既開銓政已壞矣乃今又

卷之三十一

鑿空出乞恩一例而祖宗立法之意蕩然無餘矣初吏典有隨軍隨工隨邊事完而各衙門輒與具奏以減免其當該省察官兩考試者後遂有非軍非工非邊而駕言三事者因又有軍工邊外私勞者因又有非吏非典而竟登其親知使令之白丁走卒者因又有不奏而移咨臣部者總名之乞恩不知此恩何謂而豈朝廷之官可謂臣子之私恩耶且乞恩之職又偏得丞簿夫丞簿者朝廷之八九品官也如實歷則吏員正八品省察考中者始得丞吏員正九品省察考中者始得簿即援例亦納銀八百七十兩者始得丞納銀七百七十兩者始得簿今既不實歷又不援納朝而白丁夕而品官爵實已爲批政而乞恩則爲怪事矣至於官有定行有定序前後既敘擢越何從乃今又有乞選一例納銀于庫取選于部不論年月不論上下首一有庫收便可得官于是後者既乞而前者遂壓而後者已壓又乞貧者何日出頭次序一清吏弊百出而皇法益不可問矣夫吏員無怪耳乃明經正途亦有乞者此其入理都盡而可使之立于民上哉總之事例行則實歷三考滯乞恩行

則援納與實歷併濫乞年行則收卯出序者亦濫此貧窮守候者所以
膏雨泣血也臣等請自冠帶除選俱用舊法乞恩乞選者一概停止若
夫已乞之官每行每選十名搭選二名漸次消除其明經乞選者不得
選爲正官夫停止乞恩不必再許理財者即患貧何至有乞選之例夫
各吏上糧不問行頭而概齊以三十兩非戶工例戶各吏本行俱二等
雜職候選倉巡而州典上糧則從九矣州司上糧則正九矣府司上糧
則從八矣道司上糧則正八矣以無名之倉巡視有品之丞簿不啻天
淵何至以三十兩銀遂令拾級而上也且納免轉考俱准上糧假令歷
役三年者納免之費不過四十金以三十金准上糧而二年照力役乃
止以十金免可乎何不納免自納免上糧而上糧之銀數定照
品級爲多寡夫然後以上糧之所加抵乞年之所減無損戶工之庫藏
而不壞職部之選法倘亦可乎夫自遼左用兵以來司計者所爲寵招
之術至乞選而極矣臣等以爲不若追貪官之職爲便今世道衰頹士
風濁穢貪官甚多有一人而至十數萬者何不追之以助軍餉民貧微
骨以此而省加派一便也民之怨此輩極矣以此而洩衆怒二便也士
風吏治或由此而稍變三便也

往行

起廢

前言

馮公琦疏略曰諸臣始以仗下之鳴鑼成溝中之斷固是諸臣之愚自
干威譴亦是諸臣之命合在沉淪身既隱矣意寧復有希冀朝廷用之
耶得在朝廷不在諸臣也其終舍之也失在朝廷不在諸臣也若有罪
之臣尚且錄用天下聞之必謂皇上明聖原非拒言而諸臣之愚愚本自
過當因今日之用忘其前日之處事大者亦小跡奇者亦平在諸臣無
名可托而優容忠直之名盡歸君父若可用之才永不收錄天下聞之
亦必謂一言之誤一時之忤何足留滯而細人於聖明之世因其身之
不用益思其前日之言事晦者反顯語淡者反濃在諸臣之名日重而
禁錮言官之名反歸朝廷此兩端者願皇上慎擇而審處其一也建言

卷之三十一

起廢

四

諸臣臣等事敢必其人入皆純忠言言當事理其上者憂國下者愛名
最下者不及名矣最下者非人臣也其餘皆可因其所嚮而收之以爲
國家用上者必竭心力以報而下者亦勉強爲善以護惜其名且人鮮
得中事可節取激昂者終勝於委靡直轄者終勝於誠默愛名而過終
勝於全不顧名憂國而過終勝於全不憂國此兩端者亦願皇上慎擇
而審用其人也臣等料諸臣本心原非敢觸忤皇上皇上亦無成心以
禁錮諸臣止以一時言語不投上下相激是以至此譬之天道陰陽相
薄是以成雷震霆既發佐以風雨風止雨霽雷亦寂然試觀萬里晴霽
以前相薄相激之氣竟歸何處乃知天之廣大正以怒而不久晦而易
霽耳臣子望皇上如天亦望皇上以天自處臣等教教之愚實欲爲皇
上收一時之才用成萬世之令名不爲二三逐臣代求進取也
張潮疏曰効用之忠凡在人臣皆切耿耿惟厄于時命故安居自守不
求仕進少有志之士終老丘園而諒其本心豈甘久廢况靜養之久而
諳練之深乎即今天下養病致仕誣枉廢棄者除奉欽依起用之外豈
更無人於撫按官薦舉訪求或亦未能徧及蓋素昧平生者耻求見之
無因憚于干謁者又養素之自重故或舉所知或許相見而其不知不
見者未必非可舉也合候命下通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舉廢務在從
公廉訪多方巡察必望實相孚鄉邦推重者疏名奏薦候本部備查先
廢緣由參今事重公論題請起用則負屈不伸者再得用于清朝而廢
棄之眷求又聖明之美政也

往行

任子

前言

何孟春曰古之明君所甚惜於名器者欲以奔走天下之人而礪世磨
鈍也惜之故人不屑得而得者以爲重後世不知此爵祿混濁源濁流
濫苟一男子皆獲波及無所干擇肉視乳臭坐致人上視其名器不足
爲其重名器不足爲其重而彼何德於上之有上以其法應與也與之
下以其法應得也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雖得罪譴不足庇類如此上

卷之三十一

任子

五

之爵祿輕于糞土不足以爲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所以識者致議於其時歟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久勞勳茂名德隆者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出自特恩不爲常例近年三品以上官始概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如宋任子之無謂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

陳建曰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以世其祿備載於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敘正一品子於正五品敘用從一品子於從五品敘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爲三品以上及死王事者乃得錄廕於是其朝任子無復前代之濫矣然國初必須試經書能通大義然後授以職事其有不通者發回習學再試故恩溥而無濫近日則惟論父任官崇或善鑽刺即得京朝美職雖曳白有所不論矣

李夢陽疏曰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

卷之三十一

任子 考察

六

英君專損百萬之費而新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夫廕者所以報功而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大寧十萬安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

往行

考察

前言

陳建曰以陸文量之賢而當時竟以考察去位豈不惜哉近時行人司副岳倫疏謂假考察以擯斥撫按之臣乘朝覲以罷去忠黨之士胡端統奏議謂近年考察多將剛正有爲不肯逢迎交結之人黜退致令人才缺乏正謂此也餘冬序錄亦稱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己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復職時有盧濬不來天沒眼曹濂重到地無皮之謠我朝特考察之權以爲

彭輝之術其如多私鮮公何哉

王瓊曰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謂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職官之法不守也即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恃矣

毛愷曰朝覲年考察在外官員據有撫按藩臬歷年考語其分遠其勢疎其情易公而難私然猶未盡得其當至於京官考察止憑該衙門臨時訪采其分近其勢親其情易私而難公是以賢否得實比之外官尤爲不易據臣耳目所見有行己端潔而不同於俗者有守法公謹而不諧於時者有雅靜愿實而不善於承迎者有直介敢言而不容於權貴者或反以爲不肖而黜去之又有汚濫而外飾者貪婪而巧避者奔競

卷之三十一

考察

七

攀援而無耻者柔媚庸懦而無爲者矯情干譽而無實者或反以爲賢而留用之此非賢不肖之跡果爲難知也職其所由蓋毀譽之言易或而愛憎之情易投或倡之於一人而和之者不廉其實或中之以一事而聞之者遂以爲真或假借當事之人務在中傷或致爲縱橫之論必於求勝或因鄉里親戚之故而互相造言使有不可解之勢乘權要嫉妬之隙而巧爲遊說必使有不可申白之情或雇倩無籍之徒撻拾妄奏或買囑吏皂之輩媒孽誑言或投匿名之帖或遞告訐之文或言其行檢不修而不言其果有何事玷缺或謂其官箴不守而不言其果有何事廢墜或謂其貪婪矣而未嘗指其以某事納某人之賄或謂其奔競矣而未嘗指其得某官出入之門或加帷薄曖昧之事而辱及于室家或摘其細微疑似之跡而遂略其大節此賢者所以或負不肖之迹而所黜者未必盡當也至於不肖者自知其不爲時論所與則又深爲根蒂巧於彌縫或借譽於賢者之口或倚勢於當路之門或以鄉里而固結或以姻婭而憑依或托門生而出入求容或假故吏而往來干謁

或以鑽刺而曲爲資緣或以黨與而自相援引或以詞章小技而文其奸或以厚貌深情而掩其實或爲異同反覆之論以搖惑衆心或爲陰險狡獪之計以挾持當道此不肖者所以得冒賢才之名而所留者未必盡當也如嘉靖十二年考察去留有如余胤緒等當事者初知其賢能竟以中傷而罷黜又如黎辰等當事者初擬退黜竟賴資緣而倖免荷蒙聖明洞燭微情旁咨輿論或收錄於既棄之餘或顯斥於苟容之後固足以激勵人才彰明國法矣臣愚以爲圖於既事之後不若慎於未事之先近日以來臣聞外議以爲多有厚薄仍踵故習旦夕奔競彼此煽惑流謗生讒文非飾過無所不至一時傳聞皆以爲善者未必留而不肖者未必去人情惶惑物議沸騰臣固知聖明在上天語丁寧官僚咸飭罔敢不恭必不至如往日之弊竊恐流俗遊久積習難更萬一有如愚臣所慮外議所傳者則於平明治體不無有累臣官監察職司糾舉既有見聞義不容默伏望皇上俯察微言勅下吏部都察院務秉公正之心痛釐久積之習考其素履不惑於浮言按其實跡不眩於疑

卷之三十一

九

似其庸劣素著爲衆所共棄者雖盤據資緣而必去正直有聞爲衆所共與者雖媚嫉妬害而必留名實不至于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萬一見聞未真偶有虧漏人心所不服公論所不容聽臣等從公參論以明國是以正公法則於朝廷黜陟之典不虛皇上平允公當之論無負而唐虞咸熙風動之化可成矣

馮琦曰天下廉者不肯取拙者不能取惟有一種貪官猾吏智足以運之才足以濟之巧又足以蓋之權在司道則結司道權在節推則結節推畏士夫有言則挾制士夫畏游客有言則奉承游客張彌天之網塗人耳目而後得遂其慾壑之欲故其虛譽日起而惡蹟不得上聞政壞民窮莫甚於此臣等權時所急獨以操守爲重才短而守慎即閭閻無奇而必留才長而守污即赫赫可喜而必黜治相若也則以操守定其品流過相等也則以操守衡其輕重其有得失不相掩藏否不相符者臣等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蓋輕處則一屈難於復伸稍寬則暫留不妨另處矧今吏事之難什倍於昔即墨之毀譽易與晉陽之繭絲

已盡剛則禍生於強項柔則議遊於繞指人但見議論之四起不知其進退之兩難遠下方僚亦合體悉是用去其太甚薄示勸懲其餘概擬存留與之更始蓋皇上綜覈吏治故臣等不敢不精嚴皇上愛惜人才故臣等不敢不寬大總之守國家成法以天下之公心行之而臣等無與焉至於廉能卓異官員往歲曾有薦舉但人既難知名亦難副采望未必其得實善始未保其令終臣等但願天下有真循良不願有假卓異願朝廷有實委任不願有虛表章所以咨訪循吏清吏才吏容臣等先擬陞遷以風示天下其處分未盡者亦容臣等不時劣陞劣處期於黜陟幽明以佐皇上平明之治

馮琦疏曰祖宗時懲貪之法極嚴官亦愛惜名節視利若浼視民如傷其在今日非無恬雅清介之士而貪官汚吏亦多有之或重於徵收或輕於支放或明科於紙贖或暗派于丁糧或橫罰於營私或竊獄以求貨日增月益窟穴多端即今時事艱難黎民愁苦貧既刺骨怨已傷心飽吸民垂盡之膏充己無底之壑力所不及者既謂無可奈何心所甚

卷之三十一

九

欲者又復不自禁止差此元元安所歸命部院非不申飭撫按非不糾彈然而掛一漏萬極重難返蓋因貪縱之吏多有才可以粉飾文案藏匿事踪結歡上官延譽過客雖有好惡多不敗露不但不敗多竊聲名在上者虛鋪其精幹之名在下者實悉其奸貪之狀遂謂貪縱如此尚可名利兩全因而效尤浸成風尚竊見國家設官最重察吏御史則曰監察司道則曰按察凡有察舉與風聞言事者不同論劾當核實其職勘問當致行其法今彈章所指動盈千百及行勘問十無二三先後之詳略不同彼此之寬嚴迥別只以聞見未確故事罪疑惟輕若既真知有何難斷人之好利實繁有徒嗜利淺者猶奪於名嗜利深者獨揚於法若名器不足以耀其心法度不足以持其後居官則竊榮於簪佩歸家則矜富於鄉閭各爲身家了無愧畏中才以下盡赴彼途狂瀾滔滔安所底止夫才如布帛之有幅尺寸已定不能增之使長貪如慾壑之難盈隄防若嚴尚可障之使塞乞勅都察院轉行撫按諸臣嚴察所屬詳慎舉刺有才無守者不得濫與薦章已列職跡者不得止擬降調

每次復命必將貪酷異常官員一二人另本劾奏務在訪確贗跡不必過爲鋪張後來勘問定須明正法典勿致曲爲寬縱如無其人則於舉劾本內明言並無貪酷異常官員部院別有訪問則撫按實任其責所以救吏治之貪者莫急於此

又曰竊惟三年大計功令詳明貪酷老疾罷軟不謹皆罷斥不敘惟才力不及者分別降用調用國家愛惜人才故數教中惟不及者最多然從來考察不及者有兩端才短不能任衝繁力弱不能肩鉅要此真才力不及者也亦有行本輕浮心求速化事不諳練動涉周章此非真才之則實有可惜之才不得已而附之才力不及量加降調然指太過爲不及指有餘爲不足則品識已自不詳處分已自不確即使其人的係應處而所加之名不當其實所加之法不合其人則當之者必不心服而旁觀亦且以爲詞遠方吏民何從知處分之故但見才力如此所坐如此直謂部院不知其才不才而混處之耳擬議易生勸懲不立端在

卷之三十一

考

十

於此今次考察臣等期於共竭駑鈍爲朝廷獎廉懲貪循名責實與天下諸司約皆以各官實政實行報臣毋爲虛文縷詞以欺若臣等品牘不詳處分不確先自亂其名實更何以責諸臣查得京察事例有不及浮躁二款處分略足相當而區別獨爲詳密何獨於外察不然夫吏有鋪張文具塗飾耳目微虛聲而無實事名之曰浮吏有浮氣虛情恃才妄作廣營求而趨捷徑名之曰躁若與之以所應受之名而加之以所應斥之罪使其視庸瑣不及諸人較然有別則當無後言可以思過而補勞聽者無疑可以因人爲勸懲且浮者實之反也躁者靜之反也以實課吏事以靜維士風而列不實不靜之款以垂戒於世道亦自有補伏乞皇上念計典甚重名實易淆俯俞臣等之請比照京察事例添設浮躁一款與不及等項酌量通行庶甄別當而輿情服斥陟公而吏治興矣

丘樞曰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有稱職之考外官給由巡撫官例有保留之疏豈都無一不稱職者乎豈都無一可劾而俱當保無一可去而俱

當留者乎就使宜慎密以救憲體宜忠厚以惜人才何不寬其百而嚴其一就中擇不職之尤甚者註劣考以抑之摘顯跡以劾之不可以微乃有位乎乃以朝廷旌別之法而相傳爲官曹引重之資敢於樹恩而不敢於任怨敢於徇私而不敢於秉公不惟窮究巨蠹漫無所懲而賢能舉職之吏悉混真於魚目而無以自見矣激勸安在黜陟何憑耶此考績之積弊也古之持正者以不受私謁不作書郵爲高今也未出都門而密屬之姓名已銘心於私牘幾到地方而賄買之簡札常接踵於公庭求書者易於反掌受書者付之長吁堂堂身冠持斧之威甘於俛眉束手一聽人頤指而不得以自由將何以望其厲風霜而動山嶽耶此請托之積弊也二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即修加美考先以密達於二司且請益焉於是二司深得其庇已而且畏之每移公檄即附啓以納交少有私聞即專書以馳告見必留飲坐必延上敘賓主之禮而結兄弟之歡矣有司考語亦皆託之有司而行訪之有司即以美考密達被訪之有司且請益焉於是彼此交通互爲耳目雖郡邑隔遠未經

卷之三十一

考

十一

半面而神交冥契總爲不解之藤蘿矣二司既與有司爲黨後與本土窩訪及他處之來訪者而皆同結爲一黨在巡按博訪不下數十處乃褒美之詞如出一口則自以爲衆論僉同得一良吏矣而不知改頭換尾咸出本官一人之手耳是非倒置權柄下移此訪察之積弊也近年貪酷之官偏天下生民之塗炭極矣所劾罷者率多庸劣之才單微之士舉監之流乃百足之蟲角翼之虎則無一而不在優薦之中焉閭閻之竊嘆概稱爲唾罵之聲紙筆之虛裝却盡是循良之蹟能欺君父之不聞愚部院之不見詎能掩天下之目而塞小民之口乎且方面知府位高而人數不多賢否尤爲易見官久而矜持漸懈好貪誰謂全無是何劾有司者罕掛名於知府乃方面則又多舉而無劾即有劾者亦常不過一二人而止或多吹毛於去任者塞責之疏一下而觀者無不竊笑之矣此舉劾之積弊也方今糾治貪殘之法失之太寬差強人意者祇有提問一節猶幸其爲羊存耳奈何豺狼見遺而狐狸是問非不有所謂提問之名也或陰縱之而使去或屢提之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

或朦朧而竟免即有窮竟其事者亦將以盡法自嫌而每以從厚為主填竅壑者或數萬金而賦惟撮其一二刈草菅或數百命而罰不傷其毫毛曾有一追賊滿萬者乎曾有一爲無辜之冤民抵命者乎此提問之積弊也有司之薦舉則先儘甲科而舉監非有牆壁者不與焉接待差委之類皆不論賢否而專計其出入之途凡所以上下其手而青白其目者何其太了也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同一見也不敢比肩而入有司自相分類而百姓觀望亦因之爲軒輊矣助成恣縱之風沮喪賢豪之氣莫有甚於此者此拘資格之積弊也

蕭淳曰內外臣工六年有察三年有覲內則有科道以司糾彈外則有撫按以行舉劾耳目極密聞見極真信足憑也乃近來有不由科道開訪撫按造報而私揭中傷者造無根之謗則善類多重足之危納有隙之謀則強徒施反噬之計臣非謂撫按科道必能周知天下之情僞而置銓衡于拱手也但以耳目之寄宜確不宜多黜陟之典欲當不欲刻矧朝覲屆期外察在邇臣愚以爲凡遇計吏一以部院科道撫按所開

西漢書見錄

卷之三十一

考索

十二

爲主而一切私揭置而不問勿因鄉里親族之造言而入人以不可解之罪勿信權要嫉妬之浮說而使人有不自之冤勿風聞雅薄曖昧而遂玷其室家勿摘舉細微鄙褻而遂略其大節庶名實不至於混淆是非不至於倒置進退允協而忠厚亦存矣

鄒元標曰考察所以黜幽懲枉慮積弊不除嘉穀不茂若以嘉穀當積莠則膏腴盡成瘠薄臣丙戌冬曾與大計總之以兩京各省撫按之糾覈稍劑量其間足矣惟是兩京考察議論紛紜毀譽雜出雖孔聖復生恥爲鄉愿之行難必其滿於人之口矣當事者非有洞世高見千古定力鮮不爲所眩臣查先朝以陸容之賢能爲人甘心至今載之野史以爲冤抑邇者一錮顏鰲再錮胡桂芳萬廷言三錮管志道談者皆爲諸臣冤臣竊以爲奪一下

左都御史趙南星等疏曰令甲六年一舉內計將以辨別官方澄汰流品典恭重也頃六年而登進十版者未易屈指數矣一人有一人之本未要使人品各具其生平一事有一事之是非斯于參酌總歸之至當

能自察者而後可察人名行所關自應聽一時僉同之論察人者而即以自察去留不審又虞貽後日異議之端此豈易易事而臣等敢不盟

心天日務秉虛公以仰佐我皇上首舉計典平明之治于萬一哉大都人臣服官無過職業操守兩者而已勤慎主于集事則冰淵自凜早夜靡寧者爲真才不則厭薄遠慮驕語高曠當與委頓不前者併論矣介節矢以持躬則淡泊自甘齒頰不苟者爲真品不則往來竿牘仗勢私撓幾與苞苴公行者無殊矣以此觀人猶責農之畔而責女之貞也無節說也然而未易言也用獨不如用衆則各衙門之咨訪欲博焉單冊彙之印官而奉旨書名應自無含沙之害信耳不如信目則各堂官之品隲欲定焉揭考選之底裏而畫題面計又何有捉影之疑一署也或清流之接武或敗類之比肩數有乘除盈縮何拘往額一人也或名實之不孚或初終之互異品有斟酌題評敢信虛聲如醜如嫫當人之面目自在無意中賞鑑偏真東西南北任人之途轍儘寬大同中方隅何議公論共惡者數其罪與衆棄之固不敢藉口憐才致巨奸有漏網之

西漢書見錄

卷之三十一

考索

十三

倖輿情共惜者原其過與衆觀之亦不敢修言指斥俾中人與竭澤之嗟以致匿名飛揭多出仇口中傷宜投水火費郎墨客曾有造草往事直屏門牆罪狀之耳目既彰據實處分則亦已矣何必詆閹諱而飾曖昧情節之裝點果誣憑公昭雪有何不可豈得拍破甑而溺彈章總之無黨無偏可以遵王道蕩平之路矢公矢慎欲以奉聖主斥陟之權如是而已矣乃臣等猶以爲指成心而彼門戶于今日之舉爲第一焉蓋論人不分畛域則混同何至不忘論事不涉根株則空洞豈遂深入惟是藩籬一別勢必迴流而窮源局脈一分輒以索瘢而洗垢人因人而互及不陳臭味之本殊事與事以相連勿念安勉之各別防異時之報復盡剪萌芽慮傍觀之不平轉深羽翼世路未必嶮巖先爲不病之呻吟人心向作崎嶇何怪無端之風浪卒之使形迹蒙疑者冒竊纖之冤快謾相嘗者有摘芥之嘆人才摧折國勢爲之空虛元氣凋殘疆域因而多故前車不遠已事可懲快意一時貽誤千古故臣等謂指成心而破門戶尤爲今日第一義也既經科道及南北科道條議奉旨部院集

議覆行臣當會同擬具伏乞通行各衙門欽遵施行

瞿公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嘉靖甲辰會元及第歷官少宰諡文懿嘗貽李公石麓書曰諸公在廟廊固重用賢矣而易於退不肖夫退則錮之與輕而退賢也毋寧誤而容不肖也且縣官方急材以南北無足使者不於此時博選而厚植之一旦何以應詔李公矍然稱服公具疏欲有所言會病不及上而罷

周宗建疏曰臣閱世二十餘年曹局屢更是非無定往往於六年內計一改用人之色往往若癸巳一察持公秉正無間言惟有乙巳一察而內留之科道至今唾為奸府又繼則有丁巳一察而妄掛之名賢至今頌滿公車頃者公道昭明世路漸整我皇上復以英明而照臨之一時之景運豈宜虛度而海內之沉滯尚煩彙通軫封疆而櫛沐之勳猷可思預轉輸而督運之功臣可念矜齒沉而數奉明旨之部臣可通體輿論而斥退之諸官可轉凡此皆所以伸和氣而增休祥以終今日用人公案者豈當以老成簡命之初而獨無一番之大開霽哉皇上之信任在此時而老臣之報國亦在此時矣

往行

古朴字文質號素軒陳州人洪武中舉鄉貢為太學生奉命清理郡縣田賦圖籍隨隸五府理自奏家貧願仕得祿養母除工部主事歷陞兵部右侍郎洪熙中為戶部尚書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二載公考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人求公最考公曰貪侈之人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公他事既就逮繫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奏授良誥命封贈其父母仁宗皇帝曰豈第君子福祿攸降是當誣奏大臣罪者其得為君子乎不與良卒以賊敗眾服公之明

丘公濬字仲深瓊山人正統甲子解元景泰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歷官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莊弘治四年當大計吏公謂洪武永樂以來百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微瑕不免莫敢訴者公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卷之三十一

考案

十四

今有未半載而黜者徒徇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歷官未三載者盡復任雖經三載非貪酷暴虐者亦勿輕黜蓋用濬言也

李冢宰裕在吏部日適天下朝覲公與一二憲臣焚香誓天不敢以私意參其間一時奸貪鮮有漏網者舊制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為黜幽公謂濬純似軟偏執似酷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實愛惜人才之意其法迄今不變

涂觀字恆孚號芝軒奉新人登王一夔榜進士歷官寧國知府嘗為南京考功別白賢否人以為明當考察南京庶僚力與本部侍郎章公綸爭可否既連署以上章公復別疏請汰十餘人憲廟命廷臣葉公盛覆覈之率從先生以其所執為是

左都御史戴公珊當考察時吏部止憑巡按御史考語以行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不能擔怨公不然謂考功張志淳曰果欲如此吾與子先將各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可不可如貴堂上一概從之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至公無私矣

胡公世寧嘗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上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接其親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絕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真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馬端肅文升為吏部尚書嘗大計天下吏上召文升至援閣面諭之曰天下觀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毋縱毋枉以彰黜陟之典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所汰不職者二千餘人皆當至考察京官而給事中吳舜王益自以躁妄當斥因先事誣論文升及都御史戴珊欲兩持以解文升等白其繇至議察文升曰吾安可市名而廢天子法悉署去之人亦無間言

朱希周字懋忠吳縣人弘治丙辰狀元及第歷官南京吏部尚書諡恭靖歲丁亥考察媚嫉者譖言於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為公私公乃力辨其非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謂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

卷之三十一

考案

十五

震朝堂上亦不之諱仍聽公稱疾東歸

孫清簡公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奉命考察庶官諸所存黜參之公論無毫髮私徇其黜者止坐微罪不忍以太甚斥之或曰如此則彼將不服且得藉口自文公曰吾斬服彼之心苟公矣他何慮耶蓋所黜數人頗有時望聞者始而疑焉既而廉之果當黜於是益服公之明矣

楊旦字晉叔號德庵故太師文敏公曾孫也弘治庚戌進士初授吏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爲考功郎日嘗考察京職有佞夫被黜黃奏辯者有旨再覈實尚書馬公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公毅然持不可曰祖宗來未有此例且律門一開後將謂何都御史浮梁戴公亟是之而馬公亦悟竟復罷再覈之命

周用字行之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初授行人歷官吏部尚書諡恭肅嘉靖□年嘗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年當考察堂官公廉得其人不肖狀輒手書於籍又第其高下丹鉛識別之其改定或至三四苟賢矣雖雖不問若不肯雖親有勢必黜天下服其公特召以爲吏部尚書自

卷之三十一

考舉

十六

近歲來爲郎中者其智與力困則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由吏出公將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兩侍郎莫不樂爲公盡思而郎中亦遂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爲奸私故公之典銓不嚴而肅公素強及爲吏部勞然以新被命身不自顧疾遽作會冬當大計羣吏之治奮曰此重典也吾不可以病自懈晝夜取吏部使者所上籍閱之又採輿議品隲其賢不肖去留之疾增劇丁未春正月僅訖事十九日卒

聞莊簡公淵嘗爲考功郎中丁丑會上計時大學士楊公一清爲太宰朱寧用事諸所關說無不從貪吏孫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陸公計未決乃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上即議斥上不從奈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斥有詔從中留之公益以譚譚聞矣後爲南京吏部尚書己亥當考察公務去太甚無煩苛人言某子甲多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中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顯衆以公爲名言趙大中丞汝濂爲考功郎中主京考察事人謂公曰兩閣下私人須先

請問否則匪直損言而已公輒然曰若此何用考察爲哉竟入部明日

立堂上簿唱官名都察院王左都曰御史某某應改調公曰此數官者未聞其過王曰雖無過然乏風力公曰不宜御史猶宜別官本院改題可也考察所以摘過豈宜斥無過之官耶王默然久之首肯曰是部屬魏某者端人也本堂周尚書欲黜之公爭之不已周怒而晉公亦晉諸老解曰考功雖無所聞本堂必有所見姑從之勿爭遂創其籍堂事即

舉部院欲散公申言曰今年考察不虧人只虧一魏郎中耳頃之科道拾遺奏上獨留之後魏官至兩淮巡撫公相見未嘗及之其器量弘毅有若此考察疏名將上時家宰謂公曰黜中有某某者內閣之姻黨某某內閣之門人某某內閣之愛幸此疏一上恐爲衙門累也公曰決不

某衙門惟郎中不自顧惜斯無患矣家宰又曰趙某者內閣倚信決不可黜公曰趙某不可黜則無可黜之官矣竟持疏入朝方納所奏本旋步間忽有喚趙考功回者其聲甚厲乃聞寺二人還所奏本日爾何苟且如此吾輩不敢進須速易來視之本面漫漶公少悸知爲權門意也

卷之三十一

考舉

十七

因毅然曰此本決不可易但進之生死吾一人自當之諒不至貽患諸君也聞寺語塞明日旨下果留趙某等三人無他患也後趙某以嚴氏聲勢總制淮浙威震中外遇公于途議公曰昔時會殺人今能否公應之曰殺人而人不死恨刃不銑耳彼怒目而去其于利害之際深沉不撓有如此

余胤緒字□應城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嘗爲考功郎中時承行六年考察之典但留意人才考註臧否黜陟甚明不奉權要責以不題互糾新例編管九年闢建書舍聚徒訓講甘處澹泊絕迹公門屢經輔臣臺諫交薦庚子夏吏部題覆不題互糾新例正是恪遵成憲起補南考功郎中考察執法

鄭端簡公曉爲考功郎中時巡按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公曰御史論劾不當何以服人乃反論摘御史夏桂州罷相嚴分宜繼之欲籍考察去臺諫之異己者公不聽則反黜其所私者凡數人癸卯轉文選郎中分宜子世蕃以治中求爲尙寶丞公據故事以謝分宜益怒密疏數公

等詔貶和州判官而世蕃遂超擢尙書少卿

戚都諫賢初召入時上厲精圖治早朝晏退君亦感激遭際知無不言
甲午冬考察入覲官君念被黜者例不得復用而嘉靖間諸大臣有所
嫌怨必假此中傷以快其私雖欲引援無由也乃豫爲論救之以防其
害其言曰進退人才天下元氣所關然人品不同不可不辨跡之稍嫌
者求其疵則無實才之不足者察其心或可原過誤貴於善懲忠直近
於不避孤臣孽子之流與善趨時局者相去何啻什佰此難過於容恕
差等而存錄之可也頻年以來內外黜陟不無偏枉遺漏貪鄙者固多
貶罰而忠盡者未盡褒揚短於才者間蒙器使而疑其跡者未入包荒
小夫儉人僭冒榮階而孤臣孽子實構隱禍此皆以傳聞未定之說而
泯其憂國忠君之誠非所以廣自新之路也臣竊惟人才難得願廣德
意使忠良落弁者無計官之大小聽臣等即時論救以共成正大光明
之治上覽其言論吏部曰戚賢所言愛惜人才之意其行之先是給事
中葉洪劾家宰汪某摘奪國縣丞而參議韋商臣等素爲諸大臣嫌怨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十一

考案

十八

至是果皆被黜與所慮合既得報即論救如旨又以汪某所倚自固者
內閣輔臣也復上其罪狀以爲陛下待輔臣可謂推誠不欺元首腹心
千古之曠遇也而某乃不能與陛下同其休戚布腹心以收吏部進退
之權懸利害以箝言官是非之口吏部有所舉措言官有所論列必先
請白以觀意嚮之所在務欲事權歸己貨賂公行何忍相負一至此哉
即如考察事陛下曲體臣言許其即時論救正以防大臣之行私也比
臣論救洪等而某忿其中傷任意藏隱阻而望之陛下有堯舜知人之
明而某實負伯繇方命之罪愁惡積怨即加放流可也願陛下威斷洪
等雖不能救然上因此重君之言汪與輔臣先後罷去君以一言去兩
大臣其黨與亦稍稍被逐朝廷爲之一新雖古之折檻牽裾不足多也
汪莊簡公光祖爲南祠祭郎日嚴文靖改太宰遷公爲驗封郎旋歷考
功文選公在驗封議遞減吏胥頂首至今奉爲畫一在考功大計外吏
甄別精當人心悅服先是有名臣子當大計時屢挂吏議而當事大臣
以先世或曲庇之公曰此所謂贖其家聲者也安可復留以重其罪力

請罷之

天啓四年御史馬鳴世條奏計吏先論其守懲貪務澄其源懇乞聖明
特勅申飭并催管計諸臣作速到任以襄計典以清吏治疏曰貪官之
術亦多矣或括贖緩之利或通暮夜之金而皆未甚也惟征收一節收
之錙銖積之巨萬利歸一人害貽千家閭閻之所切齒痛心合怒共怨
者莫此爲甚今合無以征收二字填之訪冊或重或輕各令明註其於
此而輕其他雖小有出入在所必留于此而重其他雖有區區小節亦
在所必處倘實見以爲重而爲解之者曰其才請可取也不知貪吏之
才不用以理政事而用以析秋毫其爲貪更巧又有爲之解者曰其體
憐可取也不知貪吏之仁不用以愛小民而用以縱衙蠹其爲貪也更
大總之貪者不可不處處之不可不嚴每次必拿問二三人或付法司
或撫按對簿追贓必有實足以充軍餉實可以儆貪墨毋如曩者賊至
成千成萬竟歸之莫須有而爲賊吏開一面也臣所計吏先論其守者
此也至問有司之敢於貪婪甚至賊私狼狽而上卒不聞者此其故非

西園聞見錄

卷之三十一

考案

十九

司道府廳之責乎是司道府廳也生辰有餽令節有餽土物有餽小殷
勤有餽甚之薦獎亦有餽綢繆既密肝腸俱熱此有司之所以恣睢民
上毫無忌憚且有公然指上司交際而取之民者此誰教之也則今次
方面之處更宜加嚴而有司之大貪巨惡有得之露章之外者并理刑
同論可也臣所謂懲貪務在澄其源者此也猶未也撫按之露章祇他
人之開報不肯自用其聰明間有偶得之見聞亦復曲徇情面此非受
人之欺而因以欺君父者乎猶未也長安之咨訪即無各具之獨見當
有衆論之僉同乃一人之單揭甫入通國之耳目遂遍此非代人報復
而自昧其良心者乎他如抑奔競禁餽遺尤爲正本清源之第一義業
經諸臣條陳不啻詳且盡矣統乞皇上勅下部院嚴加申飭務期法在
必行可也

恩典

前言

許謙疏曰世賞世祿雖肇于虞周一聲一笑見愛于明主蓋恩施於上

而忠勸于下上重之則人以爲恩而益勸于忠一或輕之則不惟無以勸忠而僥倖之門啓矣查得我朝太祖高皇帝欽定諸司職掌而斟酌損益凡累朝事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大略謂在京三品以上果政聲顯著者曾經考滿開給誥命許一子自陳入監讀書又春官侍從講讀輔導有功者死後許一子孫乞恩又雖非三品官員奉命出使海外死於王事者亦許其子送監其官雖三品未滿請給誥命已累經彈劾得實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并難流出身者俱不許一概陳乞一時經畫至詳至備蓋于優禮之仁而富裁制之義甚盛典也事體歸一萬世所當遵守奈何近年以來士習漸澆紛紛陳乞已納粟者求改歷未考滿者求錄後似乎太濫若不申明戒止則得之者以爲私恩不得者反生怨望未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合無今後大臣果有勤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限外其餘各項歷敘悉遵前項事例施行其雖自三品未滿考滿或有過被劾退官閒住及一應年遠妄引事例以納粟改官不許濫陳候命下之日敢有違例奏擾者聽該科及本部

西夏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參回治罪補磨一事查照近年題准事例永爲遵守

余懋學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國制誥勅之典以風有位非考滿稱職不與非大慶覃恩不與至慎重也曩歲皇上加恩宮臣太監鄭直得磨姪玟爲錦衣千戶恩既渥矣玟未有以圖報乃未幾輒求管事又未幾輒求誥命陛下未下部議俱允其請此於陛下優念近臣之私誠不爲過但揆之法制以祖宗風勵之典而狗彘臣請乞之私其防不可潰也求管事而與之管事求誥命而與之誥命舊制難踰邪心無厭其漸不可長也輒觀外廷諸臣有陳必付所司查例今於內臣獨不用例昔人宮府一體之義或不如是夫輪制則濫徇情則褻濫則啓覬覦之心褻則乖激勵之義是以孔子惜繁縷昭侯愛敝袴豈真惜此細物哉誠以禮重幾微分防僭逼聖哲之爲慮至深遠也今內臣侍衛不止一中磨管事不止一玫往者固不復追而來者尤宜預杜臣願陛下法行自近自後內臣請乞必下該部查例如所謂違例該部得以執奏該部依違該科得以參駁臣又惟大臣恤典實寓旌別近見禮科都給事中朱南

雍等查參原任尙書傅燭公論不容不宜與之祭葬特蒙明旨竟從初議臣竊以爲科臣論燭之言是則祭葬之命宜中止也論燭之言未確則勅明後子之未爲遲也今既不答科臣參駁之非而又輒予傳燭祭葬之典此之不明則是始之子爲過後之子也爲遂始也天下猶以恤典爲厚大臣其後也天下將謂恤典以賞有罪矣夫此一燭耳然是非不可不明恤典不可不慎願將禮科原疏下部集議燭誠共棄即停祭葬以示懲燭猶可原俾因念論而獲白至其題覆宜嚴近奉明旨申飭臣竊謂覆請雖在該部而初請則在撫按苟撫按查覈加嚴則該部題覆自當再乞明著爲例今後大臣在家病故撫按官查覈生平無過輿論稱賢始爲具奏事下禮部則該部加覈焉該科又加覈焉詢謀僉同始爲覆奏若初覈不嚴答在撫按覆勸不當答在該部參駁不公答在該科庶幾公論既明主恩不濫而激勸人心之大機不外是矣

西夏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至如涿州橋工告完天下明知爲聖母濟人利物之仁而該部議功乃至夸述閭閻臣司禮之績例雖沿舊詞涉獻諛臣竊以爲非美事也夫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即使諸臣功在社稷亦敬事後食之常耳一不宜敘輔臣之職頌贊皇猷啓沃君心其大也區區甲冑考工之勞以敘輔臣小之乎爲功矣二不宜敘近臣懋賞簡自帝心矧貪天功而謂己力則智者不居焉三不宜敘先該大學士張居正等疏辭功賞陛下嘉其勞謙足立臣極臣於此稱度輔臣之心必不以敘功爲當然仰窺陛下之心亦必不以賞功爲美事惟該部向沿舊套懼長諛習誠宜釐正臣願陛下申飭該部今後題覆功次只宜直述事情始末將士俘獲之數邊臣指麾之略上請優賞不得循舊夸張炫耀觀聽至於閭閻翼贊之勳宮臣侍衛之勞則聖衷夙鑒國典具存該部尤不得輒加贊揚以長諛佞庶幾朝多不伐之風人懷敬事之念而世道士習因之丕變矣

往行